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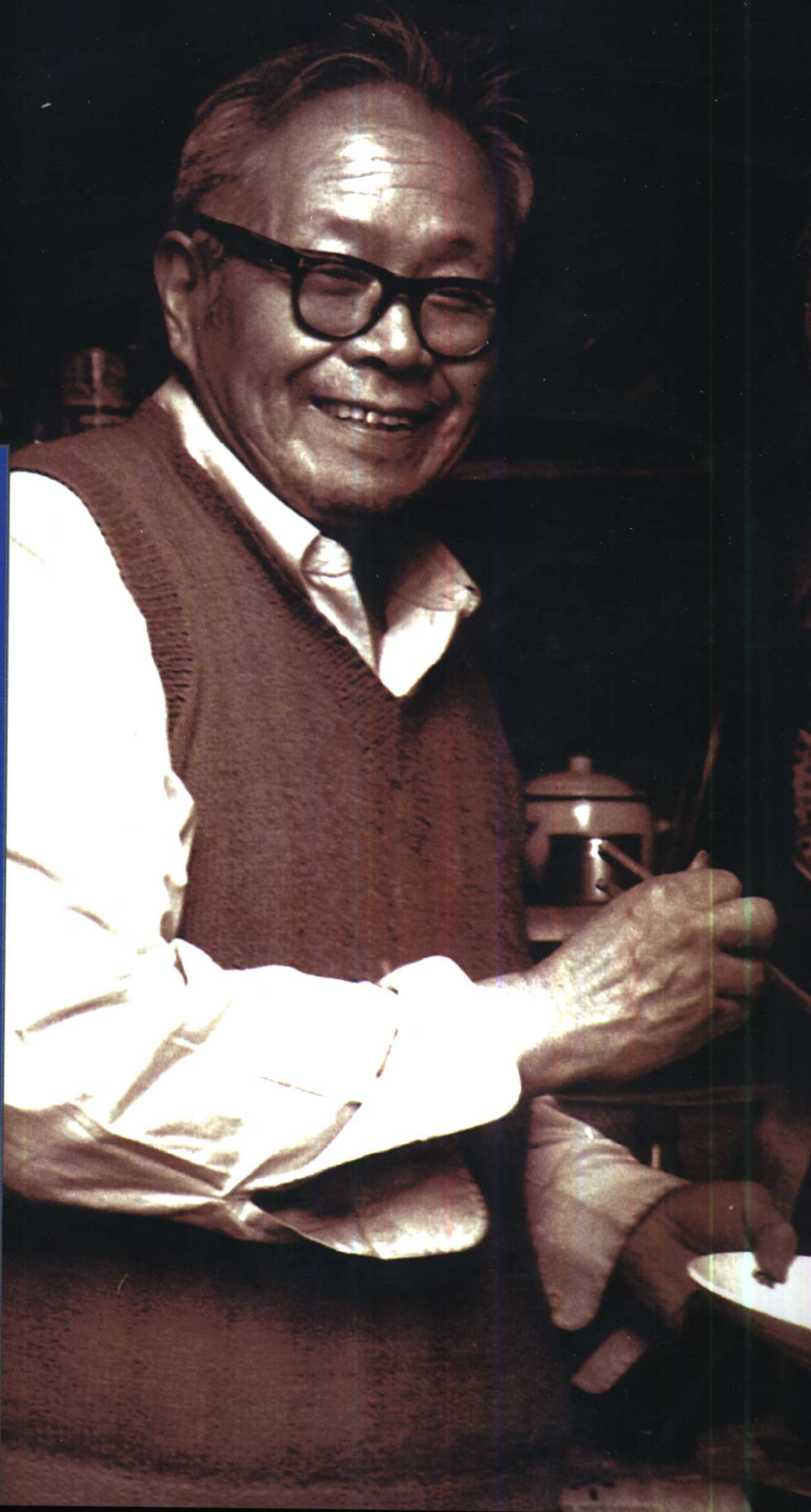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王世襄

李辉 著

大象出版社

找一片自己的天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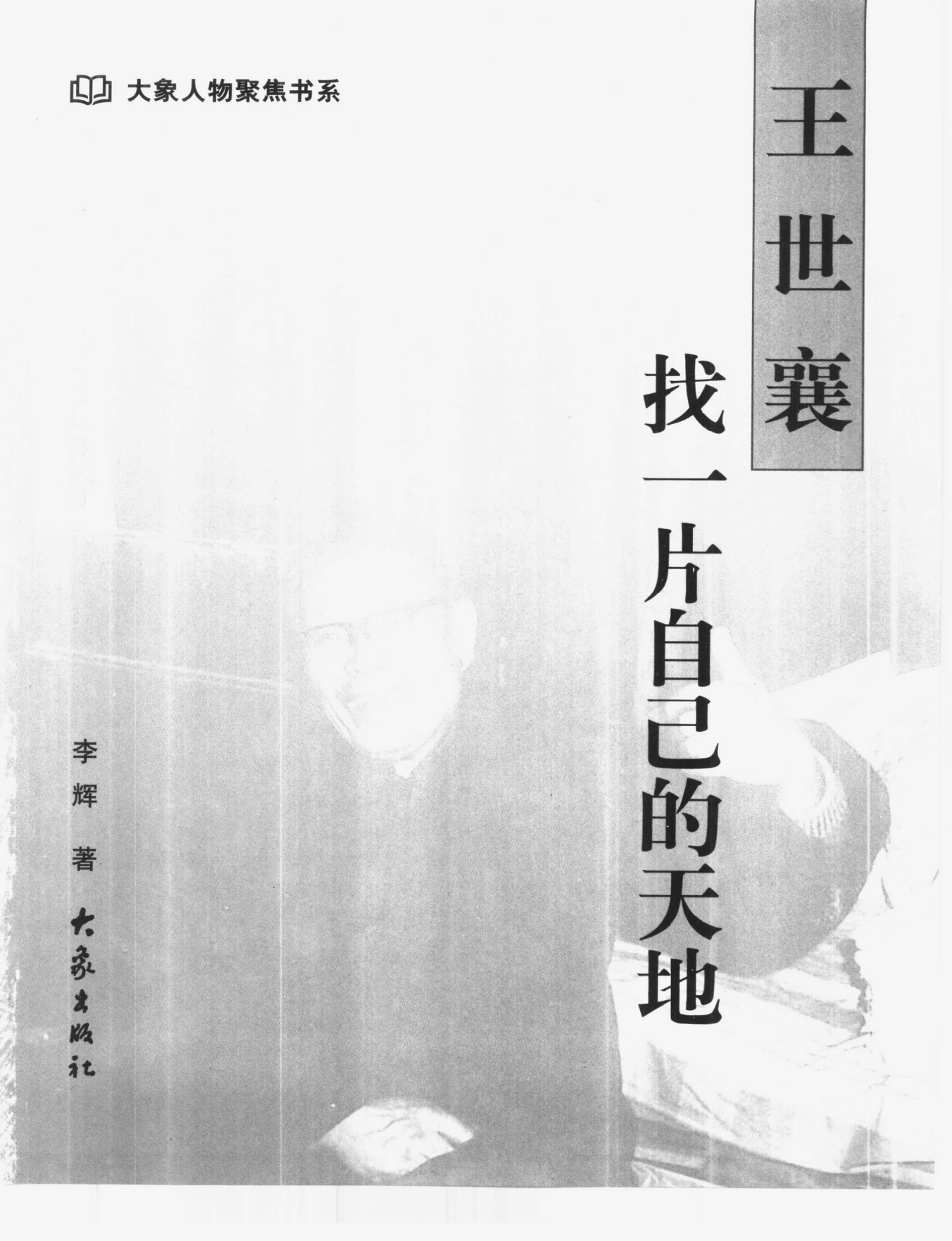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王世襄

找一片自己的天地

李辉 著 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世襄:找一片自己的天地/李辉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1.5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)

ISBN 7-5347-2606-9

I. 王… II. 李… III. 王世襄一生平事迹
IV. 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2934 号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王世襄:找一片自己的天地

责任编辑 佳 言

责任校对 郭一凡 范秀娟

书籍设计 李呈修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(电话: 0371—5726194)

制 版 北京时代雅风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6.25 印张

印 数 1—7 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总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，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书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象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，如《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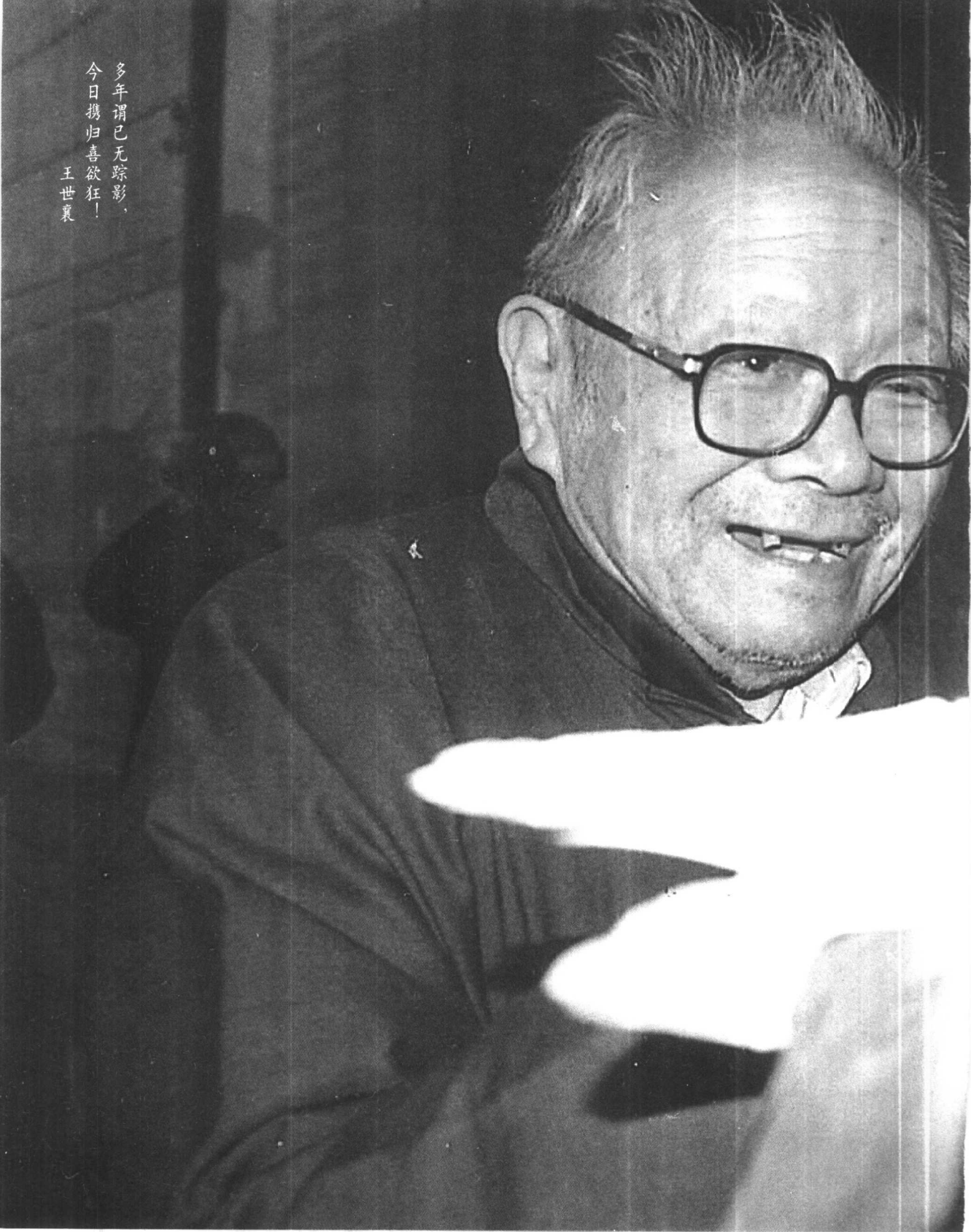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我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每个人物。我是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自己最感兴趣、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便采取了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与历史照片、图片能够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也许就能具有画传的特点。于是，除了正文之外，我特意选摘了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，图片说明也力求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同时也更具内涵。我希望这样的编排，能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多层次、多侧面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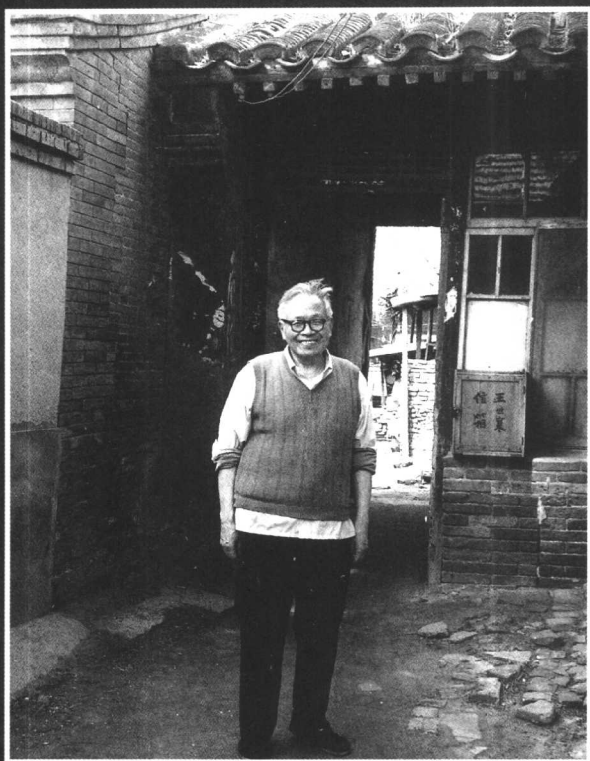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这是一种愿望，一种尝试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为何对描述历史人物乐此不疲的原因。现在，更为有了一种图文并茂的新样式而高兴。

2000年7月22日，北京

多年谓已无踪影，
今日携归喜欲狂！
王世襄





站在生活了八十年的院落里。

每次走进上海博物馆新馆，我都要在明清家具展馆驻足再三，细细打量那些由王世襄收藏过的家具。我说不清哪一件曾在他家里见过，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好奇和亲切。他的藏品，能够从北京芳嘉园胡同的那个院落，堂堂正正端坐在典雅庄重的崭新展馆，在最能体现文化永恒价值和魅力的场所占据一席之地，实在是不错的结局。

不过，我还是颇感遗憾。我曾设想，如果将他家的四合院辟为博物馆，把他的所有藏品：明清家具、字画、葫芦、鸽哨、竹刻等集中起来展示，供人参观，供后人研究，一定会是京城颇有特点的家庭博物馆。然而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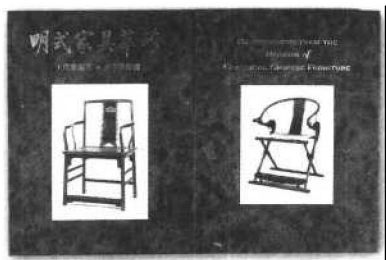
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在上海博物馆参观他们曾收藏的明清家具。

无能为力。一座属于私人的自家院落，因“文革”的特殊原因，而变成了一个多家混居的大杂院。后来，他实在无法忍受周围的嘈杂，只得搬进公寓楼房。何况旧城改造规模越来越大，范围越来越广，他所熟悉的胡同在房地产开发的机器轰鸣声中消亡，恐怕也为时不远了。

对于他来说，院落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成为永远的遗憾了。

遗憾归遗憾，这却是无法补救、更是难以重现的事。我想，对于王世襄本人来说，重要的或许在于收藏过程本身。几十年来，他陶醉其间，细细咀嚼，把兴趣与研究联系起来。谁会料到，那些并不起眼的东西，如金鱼、蟋蟀、鸽哨、葫芦、竹刻，等等，也能如同明清家具一样，走进他的视野，成为





饶有趣味的文化话题，最终有一天写出一本本令人喜爱的著作。可以这么说，他在细细咀嚼它们的同时，实际上就在回味着自己的生命。

于是，他本身也就成了一个耐人咀嚼的文化话题。

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是在几年前的一个冬日，那时他还住在芳嘉园的院落，我走进零乱简陋的房间里与他面对。火炉不旺，屋里有些冷。但是，听他谈熟悉的友人，听他谈自己的往事，一时间，我感到物质的因素在这个居室仿佛处在极不起眼的位置。他那种对文化的执著，那种与众不同的对艺术收藏所持的迷恋，漫溢出精神的暖意。

王世襄在欣赏自己的并蒂葫芦。





与夫人一起欣赏所藏养冬虫的葫芦。

忘记在哪本书中读到过一段话，大意是：居室是艺术的避难所，艺术收藏家便是居室的真正主人。艺术品收藏者有自己的梦想，当他醉心于他的藏品之中时，他在时空方面仿佛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遥远世界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物质摆脱了实用的枷锁。

这样的话放在王世襄身上实在贴切得很。他钟爱那些似乎不起眼的物件，他四处搜集只有自己青睐的东西，他这样做，完全是出自兴趣，毫无功利目的。“我是不务正业。”每次说到自己的经历，这位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的学生，总是这样自嘲。可是，正是这种“不务正业”，却于不经意间履行着一个文化人的历史使命。



王世襄与专程来京共同英译《明式家具珍赏》一书的美国韩德乐博士。



人们常常说“使命”。使命是什么，在我看来它并不是大而无当的东西，实际上就是兴趣与志向的结合，是情感的投入，是九死而不悔的执著。一个人，一旦他有缘与某一事物相识并产生兴趣，那么，他就有可能将兴趣变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，他的生命便有了寄托，有了活着的动力和意义。

使命也是一种缘分。对于王世襄来说，或许更是如此。我曾这样想过，当岁月流逝而去，往昔不再可能重现时，王世襄毕生工作的意义才会愈加凸现出来。他本人，他所关注的事物，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缘分。回望一生，

王世襄会感到安慰。他有幸结识它们并产生浓厚兴趣，倾全力予以研究，这样，他的生命才没有因战乱和磨难而荒废，而虚掷。同样，他所关注和研究对象，也会因有缘遇到王世襄这样一个偏爱它们、关注它们的人而感到满足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，它们也许早就被人淡忘，它们各自所包含的艺术价值和民俗价值，很可能随同许许多多事物一起消亡，永远无法为后人所知晓。

如果没有他默默地挖掘与整理，人们该有多少遗憾？

多亏有他。



晚年王世襄。

《锦灰堆》这异样的三卷，在20世纪末出版，本身就是一种隐喻。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，王世襄是出不了了。

车前子



十七岁的王世襄。

王世襄有缘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在弥漫着浓郁文化艺术气氛的环境中成长，这为他后来文化兴趣的形成和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

一次在与我的谈话中，他这样回忆道：

《清史稿》中有高祖王庆云的传。他为前清翰林，曾任陕西、山西巡抚，四川、两广总督、工部尚书等职，还著有《石渠余纪》一书，又名《熙朝纪政》，讲清初至道光时期的财政，至今仍为研究清代经济必须参考之书。祖上于明代从江西迁至福建，是福州的大家族之一，当时有名的家族是沈、郑、林、陈、王等。

祖父的哥哥、我的伯祖王仁堪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，任镇江知府，是有名的清官。他曾上条陈劝阻慈禧太后修颐和园。后调任苏



八个月的王世襄已是虎头虎脑的样子了。

州知府，一年即去世。祖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、江宁道台。父亲的弟弟王允恭参加同盟会，与黄兴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，后在驻苏联使馆担任过武官。死在南京。

王家在王世襄祖父那一代来到北京，从此定居于此，到王世襄1914年出生时，已是第三代。这样，王世襄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“老北京”。与这个“老北京”相随的，便是他后来居住几达八十年的位于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住宅。

王家院落是一座传统的独门四合院，有四层院子、四进房屋，后门开在新鲜胡同。当时虽不算大，却也属中等规模。王世襄即将出生时父亲

九十年代王世襄和袁荃猷在芳嘉园。





1915年一岁的王世襄在父亲怀抱中。

买下院子，等修葺完毕，王世襄正好降生，全家搬了进来。

父亲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毕业后，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进修，并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。1909年回国后，曾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。民国后，1920年父亲派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。本来全家要一起随父亲赴任，但此时王世襄的哥哥王世容不幸夭折，只有七岁的王世襄本人也患猩红热初愈，不宜远行，母亲为此只好留在上海。王世襄十岁时从南方回到北京。此后，除抗战期间几年流亡四川外，王世襄的一生在这座古都度过。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浸染着他，令他着迷，令他沉醉。

王世襄母亲的娘家也是望族。王世襄曾说：“母亲家有